

赵鑫珊◆周玉明◆著

BRAIN DESIRE CITY

人 脑
人 欲
都 市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赵鑫珊 周玉明 著

BRAIN DESIRE CITY



人脑
欲望
都市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人脑·人欲·都市/赵鑫珊,周玉明著.

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2

ISBN 7-208-03861-9

I. 人… II. ①赵… ②周… III. 城市社会学-研究
IV. C912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6173 号

责任编辑 崔美明

特约编辑 施中宪

封面装帧 陈楠

人脑·人欲·都市

赵鑫珊 周玉明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28.5 插页 21 字数 831,000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7,000

ISBN 7-208-03861-9/B·308

定价 68.00 元



(作者摄于云南香格里拉藏区)

赵鑫珊

早年毕业于北大，现为教授、作家。出过33本书，包括《战争与男性荷尔蒙》、《建筑是首哲理诗》、《人类文明的功过》、《人类文明之旅》、《我眼中的香格里拉》、《99封未寄出的情书》和《大自然的诗化哲学》。

田鼠的栖身之地和生存方式是洞穴。我的灵魂住所和生存方式是写作。

写作于我，就像洞穴与老鼠。

只有身处洞穴，田鼠才有安全感、快乐和幸福。

我也是。我有我的洞穴。我习惯趴在洞口看世界，包括看城市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看天上的繁星和地上都市街灯夜夜闪烁。



周玉明

上海文汇报记者、报告文学作家。生在上海，长在上海，今天才明白，都市是满足人欲的地方，但也助长了贪欲，恶性膨胀了人脑的贪婪。

从18岁跨进文汇报门槛，一直在读人、写人，揭示城里人的种种欲望及其满足和失望。

曾先后出版过多本书，如《最耐读的是人》、《大陆文学界》、《秋之歌》、《天上人间梦里》、《著名女艺术家》、《无助》、《比天空更广宽》、《莫扎特之魂》、《狼和羊的故事》。

这次写作的对象还是没有脱离人，只不过特别声明不是探讨个别人的命运，而是城市文明中全体人的所有集合及其脑演出的所有戏。

都市是人脑的产物。

——2000年早春于东京银座

认识城市的本质，就是认识人的本质。

城市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类文明现象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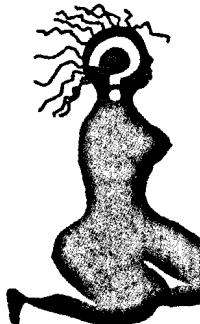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，我们许多人都生活在城市，不过关于城市的本质，我们究竟知道多少呢？

其实，城市的背后是人类欲望。人欲的后面又是人脑的构造及其功能。

我们这本书主要不属于城市社会学的范畴。不。

笔者努力想把它写成一本有关城市哲学可读性的论著，企图揭示城市背后那永恒不变的本体，也就是人性或人类欲望。认识城市的深层构造和认识我们自己是一回事。

——2000年9月19日于上海浦东金茂大厦餐厅



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，城市的建立是人为了过上好日子，方便的日子。

这已经说到了点子上。它是有关城市本质的一句永不磨灭的箴言。

哲学家的话总是一语道破天机，切中现象的本质和要害。

由于时代局限，亚里士多德不可能一针见血地指出：归根到底是人脑的迫切需要才建立了城市。

——2000年10月5日

如果把地球上的所有城市统统都抹掉，推倒，人的种种过剩欲望该到哪里去发泄？

——2000年10月中旬于上海外滩和平饭店咖啡厅

能满足许许多多种人欲(包括权力欲和求知欲)的地方,便叫大都市。
乡村没有这种功能,无法提供这种满足。

主要是人欲及其满足能力才把城市和乡村区别开来。

——2000年11月在上海浦东城乡交接地段散步时望着东边一片菜地所想到的

当你翻开这本书,你会同时感到有两股矛盾着的力向你迎面扑来:
都市情结和反都市情结。

其实,在你身上就有这两种方向相反的原始力在日夜涌动。假期,你对云南香格里拉心向往之,渴望逃离大都市,光着脚,走在高原湖边的草场上,便是反都市情结的披露。10天后,你又迫切需要回到大都市的灯红酒绿,这是你的都市情结根深蒂固。你讨厌、厌倦城市,又百般眷恋、酷爱城市。

这两种情结合在一起,才是一个真实的你,才是你的大脑真实结构及其功能的表现。

今天,任何人,不管你的内心是有个都市情结还是有个反都市情结,你首先都要在城市(而不是在乡村)接受教育,受到城市文明的薰陶,然后才能对城市文明反戈一击。

首先,你要老老实实做城市文明的儿子,深入体验它,然后你才有能力站起来批判“老子”,反对“老子”,对城市说“不”!

城市文明是不可战胜的。因为你要反对它,还要用到城市文明铸造的逻辑和思想观念,包括几个关键词。

单靠乡村是无法批判城市的。只有城市才能批判城市。

向城市作战,是人脑结构中的这一个部位向另一个部位作战。——这有多艰难啊!两个对立、矛盾的部位共同存在于一个大脑,这才是症结所在。

——2000年初冬于上海浦东

今天,城市之所以是不可战胜的,原是因为工业机器文明的不可战胜。在农业文明时期,城市是农业文明的精华所在。今天,城市又是工业机器文明的最高形式。

支撑今天不夜城的繁华和灯红酒绿的,不是别的东西,而是工业机器文明强大的能源和综合的力。只有它才能源源不断满足人脑的高级需要或欲望的恶性膨胀。城市现象归根到底是脑现象。大脑之外,没有城市。

——2000年冬日

NAT-1207

人生的极至是惆怅。

一座城市的魅力也在惆怅。若是城市没有厚重的历史尘埃，它又怎能叫人惆怅？

大惆怅，大魅力；小惆怅，小魅力。

行人欲问前朝事，只有无言对夕阳。——这便是惆怅心情的一种。

同样，一首诗，一幅画，一首曲子，一部电影，一部小说，一部哲学论著，一部历史书，或甚至是一个伟大的数学物理公式，它们的极至和魅力都在“惆怅”二字。

——2000年岁末之夜

在本质上，我们这本书是一篇长长的以当代脑科学为指导的有关“城市”的“报告文学”或调研报告。

有许多事物，我们自以为非常熟悉，但由于熟视无睹，我们最不了解的，反而是这些事物，比如城市。

我们采访的对象是“城市”。它既具体，又抽象；既是形而下的，又是形而上的，哲学的，脑结构和脑功能的，人欲的，人性的。但它唯独不是旅行社的“旅游指南”。

我们感兴趣的是城市之所以为城市的那种本质，是东西方全世界的城市，是古今中外城市的全体或集合，恰如整个沙滩是每粒沙子的“集合”，宇宙是所有星星或天体的集合。

城市应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每个人的本质：欲望及其满足。

如果城市不能满足人的各种欲望，几百万和上千万人会挤在这个叫“城市”的地方吗？

城市是个好东西，只是不要让人欲恶性膨胀开来。

人类文明的功过，主要是指城市的功过或人脑的功过。

没有城市，人脑是空的；没有人脑，城市是盲目的，也不会有城市现象。

城市不会自己开口向我们讲述它自己的起源、历史、身世、内部结构和功能，以及它同人脑的种种微妙关系和它的未来。

这一切，都要靠我们运用我们的左脑和右脑去观察、感受、体验、思考、分析，作出判断，包括阅读大量参考文献和资料。

高大、厚重的城门是紧关着的。幸好，我们知道一句神奇的咒语：
“芝麻芝麻，开开门！”

愿广大读者同我们一起，带着麻袋，走进去，把金银财宝运出来，供大家享用，并对我们自己的脑和人的本质有所了解，至少是从城市现象这个侧面对人性加深一点揭示和把握。

——2001年7月于莫斯科



苏州城的古庭院令我惆怅不已：

古塔映墙柳，竹声先知秋。

走在欧洲古城的古老街道上，我才觉得做人的价值，才会百般眷恋起生命，但也强烈地意识到人生苦短，甜更短。



纵观七八千年人类文明之旅的历程，人类有许多伟大文明。火的使用、语言和文字是城市出现前发明出来的。至于发电机、电动机、火车、汽车、轮船、飞机、电视、电脑和网络、卫星……则统统是城市文明的产物。

也许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城市。因为城市是无数科技发明之母，包括微积分。

城市把今天的人重新塑造了一番，成了上帝和机器共同制造出来的“混血儿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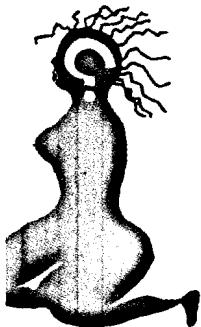
是的，你我他(她)都是“混血儿”，且无一例外。当然城里人比乡下人更“混血”，因为机器的成分更大。

21世纪的最大哲学课题是思考“人与机器”之间非常微妙的关系。我想起德国古典哲学里的一句话，够让人琢磨的了：

“那普遍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。”(Das Allgemeine Weltdenken Denkt in Mir)

这本书正是这广大、深层次思维的一个部分或一个侧面，一个章节。当然只是一种尝试，一种摸着石头过河般的尝试……

——2001年7月于俄罗斯圣·彼得堡街心公园



题记

1

欲望驱动、支配我们每个人的一生。

欲望是主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忠实的奴仆。——这才是我们每个人生存于斯的最基本状况。这叫“落地哭三声，好歹命生成”。于是我们写下这个最高命题：

我欲望，故我在。

人呱呱落地，第一个欲望的对象是母亲的乳房。这是共同的。至于过了许多年，每个人临终时的最后欲望则各各殊异，五花八门。

有人渴望再吃一次北京烤鸭；也有人盼望能看到高级职称正式通过；还有人希望能最后看一眼远在美国攻读学位的儿子。当然也有人希望看到祖国的统一。——可见，正是欲望对象的不同造就了不同层次和各种各样的人。

其实，人一睁开眼睛，便有欲望。正是欲望驱使人起床、穿衣、穿鞋。没有欲望，你准会赖在床上不起来。懒得起床的人是不幸的。

自古以来，正是人类各种各样的欲望塑造了城市。反过来，城市（包括铺天盖地的广告）也膨胀、深化、丰富和细腻了人类欲望。

2

人类欲望像条红线贯穿了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的各个阶段，直到今天。

3

哦，夜生活！

你能想象没有夜生活的纽约、巴黎、伦敦、柏林、东京、香港、北京和上海吗？

公元 79 年 8 月 24 日，古罗马帝国南部城市庞贝（Pompeii）被火山爆发所淹没。1748 年被发掘出土，当年的街道、神殿、剧场、圆形竞技场、法院、商场、妓院、居民区、面包房和小酒店……终于重见天日，一座古代城市的化石全貌重现在我面前，对我们了解城市的本质有独特的帮助。



那五颜六色的灯光照耀，还有为橱窗专门设计的透亮工程！

白天，人们要上班。当黑夜降临，人欲才纷纷出洞，爬出来，在一条条欲望街穿梭、攒动，或涌动。

所以才有“夜总会”。没有“日总会”一说。白天不是七情六欲涌动的黄金时间。白天歌舞厅的票价仅为夜晚票价的一半。

4

灯光照明的亮度同一个城市的先进、繁华程度成正比。

1988年晚秋，我去过东柏林。当时柏林墙还在。夜里，在东边，站在离墙两百来米远的地方眺望西边，那里是灯光一片，灿烂辉煌。相比之下，东柏林的灯光则是暗淡的，静悄悄的，像个大农村。2001年莫斯科和圣·彼得堡的灯火远不如东京和上海光亮，这给了我深刻印象。因为那里满足人欲的手段不如东京和上海。

比起1978年，今天北京、上海夜里的灯光明亮了许多。至于同1949年相比，更是天壤之别。1949年上海的路灯仅为18000盏。今天是135000多盏，翻了7.5倍，而且大多为封闭式灯具配以250瓦高压钠灯，使夜上海更加璀璨，耀眼。北京的灯光变化同样是十分显著的。当然，中国人的人欲在灯光下的涌动也比过去激烈得不可同日而语。城市的繁荣就是脑海欲望波涛的翻腾。

圣·彼得堡一座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教堂。它的典雅造型引起了我对世界城市的起源和本质的进一步思考，时2001年夏季白夜。



5

如果抹掉城市，人类文明还能剩多少？

人类文明的精华不在农村，而集中在城市。比如科学院、研究所、大学、图书馆、歌剧院和音乐厅，当然还有美展和国际电影节……

这就像鸡蛋的主要营养不在蛋白，而集中在蛋黄里头。



这便是当年的柏林墙。

墙东面和西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，尤其是当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的时候。亮的西面，经济发达；暗的东面，经济比较落后。

夜里的亮光，霓虹灯闪烁，对人的视觉生理系统是个刺激，然后引起、煽动起人的各种欲火，都市里的攻心欲火。

在西柏林，人欲可以较充分地得到满足。而在东柏林，人欲不容易得到满足。比如饮料。西柏林有30种，东柏林只有3种（而且是民主德国自己生产的，瓶子造型很土）。1988年我有幸在民主德国生活过一段时期。我考察过东、西柏林的差距，欲火的差距。人往高处走。“高处”，即欲望的满足。

6

全世界的乡村人口正在不断涌入城市。巨型城市正在无休止地向四周膨胀。因为城市空间是人欲的化身，是人类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地方。相比之下，乡下人的欲望则要平淡得多，安分守己得多，所以大起大落的故事也少得多。

乡下人以平和、悠缓的土地为生。春天播种，秋天收获。农作物的生长期是平稳而有序的。“拔苗助长”是每个初中生都知道的成语。这就先天营造了、规定了农民的平和心境。一夜之间，单靠种地成为暴发户的农民是没有的。

城里人则不能。比如城里股票投资者的心态则是大起大落、千变万化的。一夜之间他可以血本无归，跳楼自杀。当然也有东山再起，成为暴富的时候。今天的世界，还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像股票市场那样，在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里，可以让投资者的大脑经历种种情绪的波澜惊涛交织：狂喜、悲伤、愤恨、欲哭无泪、追悔莫及……

心态的不同才是城乡最大的差别。



7

莎士比亚说过：“全世界是一座舞台，所有的男男女女都不过是演员。”

是这样。不过城市居民人生这场戏比乡下人的戏要离奇得多，惊心动魄得多，跳跃动荡得多。

乡下人的戏基本上是水波不兴的一汪平湖秋月。城市男女的人生这场戏则是有起有伏、千变万化的汪洋大海。乡下人的故事较少，较平淡，城里人的故事则很多，很曲折。

就说城市和安眠药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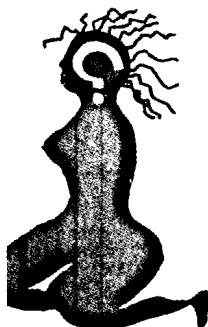
因为城市压力大，紧张，生活节奏变化强烈，所以焦虑、不安、烦躁，夜晚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。安眠药基本上是城里人的药，不是乡下人的药。我较少听到要服用安眠药入睡的乡下人。——这也是城乡差别之一。

再说电脑、网络吧。它可不是从地里四平八稳长出来的。从一开始（比如帕斯卡和莱布尼茨那两台机器），电脑就是城市文明的产物。当然它也是人脑的最新部分，是人脑的一种扩充。今天，许多网虫已经惹上了网瘾。在美国，心理学家已经接到了不少求助电话和电子邮件，受害者指责电脑和网络夺走了丈夫（妻子）对她（他）的关心和爱，导致家庭破裂。

20年前，你能设想在道德法庭上出现的“第三者”不是人，而是电脑、网络吗？

哦，城市文明；城里人的戏！

于是城里人的离婚率、自杀率、犯罪率和精神病患者的比例都比农村高，且高得多。因为在大城市，人欲和满足人欲的机会和手段经常处在严重不平衡的状态。



8

去“夜总会”，主要是去泡妞，去消费小姐，去释放过剩的男性荷尔蒙，然后才是消费“人头马”和其他名酒。

9

城市作为一种文明现象，它理应成为文明哲学思考的对象。

“都市情结”和“反都市情结”归根到底都可以归结到人脑结构及其功能。这恰如猪的一切行为(包括食欲、性欲和贪睡)可以归结为猪脑。

不久前的一天，我去买菜。在摆放着猪脑的一个肉摊前，我站了很久，并用右手触动了那个猪脑。摊主说：

“新鲜的，要吗？”

我没有机会观察、解剖人脑，只好非常勉强地用猪脑作为替代物。这是写作和思考的需要，增加氛围，进入状态和角色。

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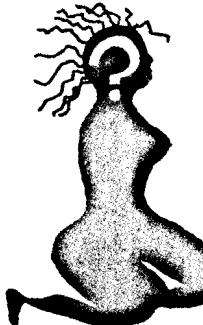
在世界各个城市，发生了多少情节离奇的故事！

所有这些故事归结到一点，都是有关人类欲望的故事。比如宫廷政变常与“权力欲”(Will to Power)有关。

人欲之外，没有城市，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文明，因为欲望是创造文明的唯一动力。

在巴黎、柏林、布鲁塞尔和东京，深夜十二点，商店橱窗里的灯还亮着。光线集中照射在新款式的尖头高跟皮鞋上。店主的用意是吸引行人的视觉印象，深深触动她的脑神经，让她夜里失眠，第二天上午十点，鞋店一开门，她便把鞋子买走。

其实，她家里已经有 100 双各种款式的鞋。



11

乡村也有基本的人欲及其满足。但在大城市，人欲则拥有四个“最”：



巴黎一个城市主义者或者称作一个“都市情结者”会说，巴黎是一座光亮的城市，是一座皇后之城。

我赞成这种赞叹。不过，巴黎也有贫民区。图片便是贫民区的一角。我有幸在这里走街串巷，体验过巴黎的阴暗面。

很明显，并不是所有涌到大城市里来的男女都能找到欲望的满足。不少人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。在巴黎、柏林和布鲁塞尔，我就同流浪汉交谈过。其中有不少是东欧剧变后流落到西方来的东欧人。女人则沦落为娼妓。

最全面，最浓缩，最集中，最强烈。

12

只有在城市，人性才暴露得最充分。

比如政治与城市，战争与城市。

自古以来，在东、西方的文明历史上，战争就是同城市捆绑在一起的。城市的兴衰命运常常取决于战争还是和平。

长安、咸阳、洛阳、开封、北京、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些古代城市是典型的例子。

这些著名城市都是以官室为主体发展起来的。战火一起，京城陷落，标志了一个政权的崩溃，改朝换代便宣告开始，历史又翻过去一页。

这不能不触动一些哲学家的思考。

公元前146年，在布匿战争中，好战的罗马人摧毁了迦太基城。罗马军团将城中的一切财物洗劫一空。大火整整烧了十多天。100年后，罗马皇帝恺撒使这座城市从一片废墟中重新繁荣起来。此后的几个皇帝（如哈德良等）也纷纷仿效恺撒。新的道路、广场、庙宇、竞技场和豪华别墅又拔地而起。这些基本建筑物在任何一座由罗马人统治的城市中都是不可缺少的。它们形成了今天所指的“罗马城式”的古代城市。这正是古代西方的城市脑。迦太基终于成了帝国之内仅次于罗马城的第二大城市。还有另一次战争：

公元410年哥特人攻陷了古代西方文明世界的最大城市罗马，全城遭洗劫，尤其是入侵者对基督徒妇女的施暴，便引起中世纪伟大思想家奥古斯丁（公元354—430）的沉思，从而建立了“历史哲学”。所以哲学思考产生于世界困惑、危机和痛苦。

历史哲学是病痛或病理型的。

从创造心理角度看，哲学体系的创造可以分理论型（theorogone）和病痛型（pathogone）这两种。

所谓理论型是指冷眼观察世界。他偷偷地溜出世界人生舞台，找个隐蔽、安静的角落，以“旁观者清”的眼光，去思考一些带根本性的和普遍性的哲学原理。病痛型的哲学则是从苦难出发去考察世界人生结构。

其实，真正深刻的哲学是将理论型和病痛型两者集于一身的体系。没有病痛，理论会太枯燥，没有人情味，不能打动人，不会有刻骨铭心的效果；没有理论，病痛则难免肤浅，零散。

“城市哲学”应是理论型和病痛型两者的混合。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，都是人性，都是人欲，都是人的左脑和右脑的集合。

人性之外，没有城市。

人性或人欲的不断折腾，造就了城市的进化和演变。

即便是以压制、取消人欲为宗旨的佛教哲学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，增添了城市文明的色彩斑斓：
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！”

13

无学不脑。

一切学问，归根到底都和“脑科学”有关。

最近几年，努力把世界脑科学最新成果引进我考察世界人生的视野，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。

人脑拥有几十亿个高度特化的细胞，每个细胞又有成千个联结关系。所以人脑特别复杂。它是由许多神经通路组成的。这些通路彼此间相互影响^①。神经通路的作用是传递信息。从眼到脑的视觉区域的“视神经”使我们看见东西，使我们有视觉印象，并产生相应的欲望。

比如性爱产生于“看”，产生于视觉。

城市男子常常坐在临街的咖啡屋，透过玻璃窗，看一个个身着新潮服装、婀娜多姿的女子从眼前走过，也是一种刺激，一种乐趣，一种享受。乡村能有这道亮丽的风景线吗？

人从外部世界接受信息，有70%是通过视觉神经。——这才是城市广告术的脑科学基础。

广告术的要害是通过商品的造型和色彩，还有声音，煽动起千百万人的欲望，让你按捺不住要掏钱包去购买、去消费。



莫斯科地下过道一位乞讨者，2001年6月。

14

国际汽车产品展销会上，在一辆最新款式的“宝马”身旁，总是站着一位性感的妙龄少女。这是为什么？

目的是为了产生更刺激的视觉印象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什么比“性”(Sex)更刺激的东西呢？

^① G. Ferry“脑的修复”，载《New Scientist》，1989年，No. 1690；S. F. Witelson“论脑半球的特化和从出生起脑的可塑性”，载 C. Best 主编《论儿童脑半球的功能和协作》，1985年，英文版。

2001年8月12日早晨我在东京浅草拍摄到的一名流浪汉。昨夜，他就在屋檐下过夜。在附近公园，我还见到三个流浪汉。

他们在大都市没有找到欲望的满足，跌倒过，失意得很，失去了重整旗鼓的信心，选择了流落街头的道路。这种人不在少数，形成了东京等大城市一种特有的脑现象。



“城市和性”是一个重要课题。你能想象一座没有性吸引力的现代化城市吗?性增加了城市的生机和活力。性带动了许多相关的行业。

服装和化妆品行业的要害只一个汉字:“性”。

女人去买衣服不再是为了御寒,而是被性生理和性心理驱动的缘故。女人去买,后面掏钱、付款的往往是男人。

你若不用“性”的眼光去看城市,你便会看不准,也看不懂。而在性后面的,正是人脑。脑是司令部。它指挥性生理和性心理活动,当然也指挥人的一切活动,包括食欲、求知欲、嫉妒、仇恨、权力欲和暴力。

15

随手翻开 2000 年 9 月 22 日《文汇报》第 10 版。

笔者从中连续读到 5 条刺激人欲的消息:

第一,“首届上海家用汽车推广展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揭幕”。有 120 辆著名品牌汽车亮相。引人注目的是,世界顶级运动型车——宝马 X5 银灰色多用途越野车是专门空运来沪的(第二天,笔者即去展览中心参观)。

第二,“国际眼镜展”在北京举行。展会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20 多家厂商参展,如意大利的莎菲露,德国的蔡司和日本的尼康等享誉世界的眼镜生产商。

第三,“第九届上海国际食品博览会在上海开幕”。展品中有各种酒,以及美国的纽约客热狗。

第四,上海国际包装和食品加工技术展览。

第五,第六届中国国际家具展览。

以上 5 个展览都在城市,不在乡村举行。多集中的人欲啊!

5 个展览都在想方设法刺激人的欲望,煽动起人的消费欲。有的甚至还动用了声光电等手段,为的是集中视觉和听觉领域的功能,加强煽动的力度,扩大煽动的范围。

汽车、眼镜、家具和包装,主要在煽动人的视觉印象。当然汽车和眼镜这类商品还有“性”(Sex)的成分。当一位男士驾驶日本三菱 Pajero 越野车戛然而止停在希尔顿大酒店门口的时候,这对不少女人的确有种“性”的吸引力。因为女人把越野车的野性和雄风同车主人联系到了一起,汽车成了人的手或脚的延伸和一个组成部分。

汽车展览会上,站在每一辆豪华家用轿车旁边一起展出的,是一位妙龄女郎,其用心在加强对人欲的刺激。任何商品,一旦同“性”结合在一起,其魅力便会倍增。这便是香车美女撩人心的道理。

至于太阳镜的款式,同“性”更有一层紧密的关系。尤其是当一位丰乳肥臀、十分性感的女人配戴一副富有挑逗性的太阳镜的时候。她在街上吸引男人的回头率会很高很高。因为太阳镜增加了一种神秘感。